

出土文字研究

第三十辑

| | |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
| <p>𠄎 系 𠄎 系 𠄎 系</p> | <p>𠄎 系 𠄎 系 𠄎 系</p> | <p>𠄎 系 𠄎 系 𠄎 系</p> | <p>𠄎 系 𠄎 系 𠄎 系</p> | <p>𠄎 系 𠄎 系 𠄎 系</p> | <p>𠄎 系 𠄎 系 𠄎 系</p>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

下三行 係是古字 係是古字 係是古字

古文字研究

第三十辑

中国古文字研究会
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所 编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古文字研究. 第30辑/中国古文字研究会, 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所编. —北京: 中华书局, 2014. 9
ISBN 978-7-101-10418-9

I. 古… II. ①中…②中… III. 汉字-古文字学-文集
IV. H121-5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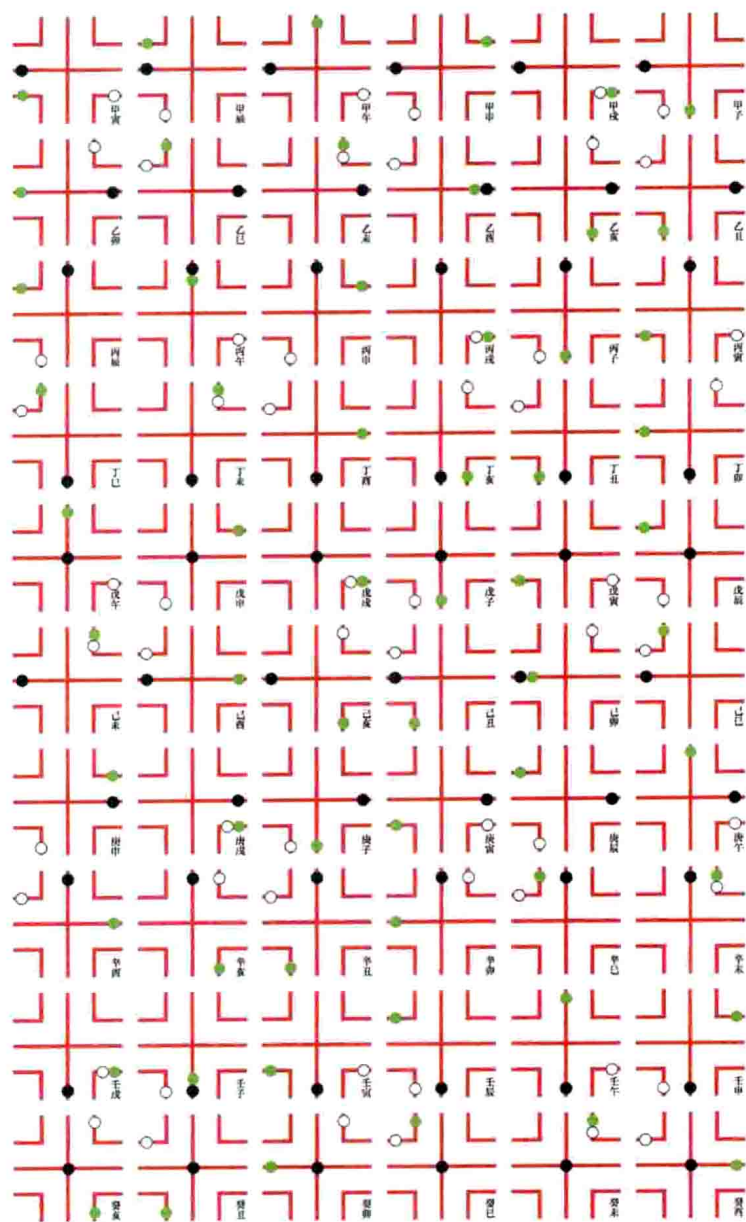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10918 号

书 名 古文字研究 第三十辑
编 者 中国古文字研究会
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所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
版 次 2014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
2014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规 格 开本/787×1092 毫米 1/16
印张 38 插页 3 字数 800 千字
印 数 1-1500 册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10418-9
定 价 126.00 元

东莞市中山大学校友会容庚学术出版基金



容庚仿沈周九龙云深卷（许礼平收藏）



马王堆帛书“太阴刑德大游图”

目 录

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-----|
| 容希白传略..... | 双剑籀主 | 1 |
| 百之千之 去愚去诬 | | |
| ——读《容庚学术著作全集》感言..... | 曾宪通 | 2 |
| 论容庚精神 | | |
| ——为纪念容庚师一百二十周年诞辰而作..... | 陈炜湛 | 4 |
| 容庚先生对于汉字改革的贡献..... | 董 琨 | 9 |
| 杂记容庚先生..... | 许礼平 | 17 |
| 读《金文编》第三版批校本小记..... | 陈伟武 | 20 |
| 秦汉金文著录和研究史上的里程碑 | | |
| ——读容庚先生《秦汉金文录》和《金文续编》..... | 黄文杰 | 26 |
| 由容庚先生谈史信父(仲枏父)甗..... | 沈宝春 | 35 |
| 试论《金石学》讲义在容老青铜器学理论体系中的位置..... | 陈英杰 | 41 |
| 容庚印学思想与篆刻艺术成就初探..... | 吴晓懿 | 50 |
| 说“昔”..... | 黄天树 | 55 |
| 释甲骨文中的“解”..... | 周忠兵 | 60 |
| 释甲骨文中的“獨”字初文..... | 蒋玉斌 | 67 |
| 释甲骨文“葛”并补释“仆、踣”的一种用法..... | 刘 桓 | 73 |
| 殷墟卜辞“爵子阜”解释..... | 刘 源 | 80 |
| 《殷墟书契后编》所见象刑字浅析..... | 叶正渤 | 84 |
| 甲骨刻辞“又”及相关之字补说..... | 赵 鹏 | 89 |
| 甲骨文中当事介词“于”的界说..... | 张玉金 | 94 |
| 读《村中南》札记二则..... | 孙亚冰 | 100 |
| 《村中南》319号中甲卜辞的释读..... | 王子杨 | 105 |
| 两周金文中的“弘”和“引”..... | 赵 诚 | 111 |

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|
| 铜器铭文释读八则 | 唐钰明 | 119 |
| 说“命汝更崇克司直鄙” | 李家浩 | 123 |
| 新见小臣唐簋简析 | 黄锡全 | 125 |
| 叶家山铜器铭文和殷墟甲骨文中的古文“戾” | 宋华强 | 128 |
| 倝卣补释 | 单育辰 | 131 |
| 西周金文字词关系零札(两则) | 田 炜 | 134 |
| 金文“匱”“鬲”字际关系再考 | 罗卫东 | 137 |
| 关于铜器铭文中西周后妃“王姜”的考察 | 陈 曦 | 141 |
| “王若曰”所领起的铭文性质补说 | | |
| ——兼说先秦时期的誓师活动 | 商艳涛 | 146 |
| 《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》可疑铭文刍议 | 严志斌 | 152 |
| 妇鬲卣铭文拓本的重新整理 | 崎川隆 | 156 |
| 自名为“舟”的青铜器解说 | 何景成 王彦飞 | 162 |
| 释會盥 | 谭步云 | 168 |
| 蔡公子缙戈与楚简中的“慎” | 曹锦炎 | 174 |
| 子犯编钟𠄎字考释 | 袁国华 | 178 |
| 姑冯句罍所谓“冯”字试释 | 孟蓬生 | 184 |
| 蔡侯盘铭文札记 | 冯 时 | 191 |
| 试说山东滕州庄里西村所出编钟铭文 | 董 珊 | 196 |
| 铜器自名前修饰语“鬲”字试释 | | |
| ——兼谈“延钟、反钟”等辞 | 邓佩玲 | 200 |
| 释“慮、𡗗” | | |
| ——兼谈春秋时期吴国国名 | 叶玉英 | 206 |
| 曾侯昃戈的年代及相关曾侯世系 | 徐少华 | 218 |
| 自钟铭文补释 | | |
| ——兼说掬器 | 李春桃 | 223 |
| 番中(仲)戈铭“白皇”研究 | 程鹏万 | 230 |
| 二十三年单父铍考 | 吴良宝 | 235 |
| 释洛阳新出我自铸铜铍的“少卒” | 禩健聪 | 238 |
| 梁十九年亡智鼎补释 | 秦晓华 | 241 |
| 金文新释(四题) | 魏宜辉 | 244 |
| 洛阳出土金文释读二则 | 张新俊 | 251 |

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|
| 先秦兵器铭文考释四则..... | 汤志彪 | 258 |
| 读金文札记三则..... | 孙 刚 李 瑶 | 262 |
| 读《夏商周青铜器研究(东周篇)》随记(一)..... | 吴毅强 | 267 |
| 利用楚简考释金文字词两则..... | 石小力 | 273 |
| 略论齐国金文中所见的礼制..... | 陈家宁 关一男 | 279 |
| | | |
| 战国文字“噬”的来源及其结构分析..... | 赵平安 | 286 |
| 释战国时期的几个“蔑”字..... | 苏建洲 | 290 |
| “𠄎”字补论(节选)..... | 刘传宾 | 296 |
| 合玺“敬玺”考..... | 萧 毅 | 303 |
| 战国文字复姓统计与初步整理..... | 刘 杰 | 307 |
| 谈古文字中用作“察、浅、窃”之字的考释..... | 刘洪涛 | 315 |
| 楚简文字释读二则..... | 刘 云 | 320 |
| 谈谈楚简中的“彝”字及相关之字..... | 史杰鹏 | 326 |
| 读简随记(二题)..... | 冯胜君 | 331 |
| 续说从“卜”形的“孔子”合文..... | 杨泽生 | 334 |
| 上博五《鲍叔牙与隰朋之谏》“诘墨”新释..... | 范常喜 | 337 |
| 释上博简《天子建州》讲述“文”“武”的一段文字..... | 沈 培 | 345 |
| 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八)·鹈鹕》集释..... | 黄人二 赵思木 | 354 |
| 一粟居读简记(六)..... | 王 辉 | 358 |
| 由清华简《皇门》“者门”谈上博简《姑成家父》的“强门”..... | 李天虹 | 365 |
| 清华简《保训》篇竹简编连问题刍议..... | 白于蓝 段 凯 | 369 |
| 清华简《系年》“也”字用法与攻豉王光剑、繇书缶的释读..... | 李守奎 | 374 |
| 由“于、於”用字评估清华简(貳)《系年》 | | |
| ——兼谈“某之某”的用法..... | 朱歧祥 | 381 |
| 说清华简《系年》之“禡”及其他..... | 张富海 | 387 |
| 《清华三·周公之琴舞·成王敬毖》第四篇研究..... | 季旭升 | 392 |
| 清华简《周公之琴舞》成王首章初探..... | 顾史考 | 396 |
| 清华简《傅说之命》的撰述年代..... | 张连航 | 404 |
| 读清华简《芮良夫毖》札记三则..... | 邬可晶 | 408 |
| 释清华大学藏楚简(叁)《良臣》的“大同” | | |
| ——兼论姑冯句铎所见的“昏同”..... | 广瀨薰雄 | 415 |

| | | |
|--|------|-----|
| 据清华简考释新蔡简二则 | 刘 刚 | 419 |
| “被事”与“彼治” | 陈 伟 | 422 |
| 周家台秦简《日书》中的“日出时”考察 | 李明晓 | 426 |
| 里耶简中的“迁陵公”及相关问题 | 刘乐贤 | 428 |
| 浅谈岳麓秦简中的“江湖郡”与“衡山郡” | 于 薇 | 433 |
| 《马王堆汉墓帛书(肆)》整理札记(一) | 周 波 | 440 |
| 说马王堆帛书中与“企”同形之字可能释为“立” | 王 辉 | 447 |
| 马王堆帛书“太阴刑德大游图”补议 | 程少轩 | 453 |
| 江陵凤凰山西汉简牍与秦汉印所见人名(双名)互证(之一) | 施谢捷 | 457 |
| 读江陵凤凰山汉简札记(二则) | 方 勇 | 464 |
| | | |
| 释“𦵏(本)、𦵏(拔)”之我见 | 张振林 | 468 |
| 释“𦵏” | 孙雍长 | 474 |
| 说“𦵏” | 王志平 | 479 |
| 关于“兆、涉”疑问的解释 | 郭永秉 | 485 |
| 释“颠”字 | 谢明文 | 493 |
| 与古代穴居生活相关的一个汉字 | | |
| ——“盥(温)”字本义初窥 | 萧圣中 | 499 |
| 杨树达古文字释读商榷(五则) | 卞仁海 | 504 |
| 战国竹书形近字互别现象初探 | | |
| ——兼论古书的传抄 | 李 锐 | 508 |
| “赤纒市”與“彼交匪紆” | 陈 致 | 514 |
| 慈利竹书和《国语·吴语》对勘(两则) | 陈送文 | 522 |
| 据出土古文字材料校读《楚辞》二则 | 徐广才 | 526 |
| 《老子》中与章节分合有关的提起连词“故” | 刘 娇 | 531 |
| 基于简文逐字意义归类的《郭店楚简》语料价值分析 | 刘志基 | 539 |
| 试论林义光的“声借”说 | 林志强 | 545 |
| 古文字材料中所反映出的舌齿音流变现象 | 王蕴智 | 551 |
| 从出土资料再论章系字腭化的年代 | 大西克也 | 557 |
| 古汉字自发性简化的滥觞 | 麦里筱 | 563 |
| 西方金文大师: 翁有理(Ulrich Unger, 1930—2006)小传 | 夏含夷 | 568 |
| 军备更新与古汉语字素及词义的演变 | 游顺钊 | 573 |

| 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|
| “包茅、缩酒”考..... | 张世超 鞠焕文 | 578 |
| 武夷神示考..... | 陈魏俊 | 585 |
| “聿”字源流考..... | 刘 钊 | 592 |

容希白传略

双剑簪主

东莞容庚希白以金石名家，为罗雪堂、王观堂所激赏。其著述之勤，立说之矜慎，并世罕出其右者。所印行金石各书，已传播于海内外。而《金文编》《商周彝器通考》二书，锲力十余年之久，尤能集金文之大成。君近数年来，忽擅研六法，昕夕临摹，孜孜不倦。余尝戏谓君曰：“业贵乎专，苟吾之所业，不足以抗衡古人，睥睨一世，虽勿为可也。况近世画家林立，咸有师承，致力专且久，君虽聪敏迈人，而仅以岁月旦夕之勤，与之品高下，角优劣，君其望尘轨追景迹而莫之逮乎？”君曰：“否！否！余幼学绘事于从叔祖椿，嗣以从事金石著述，因而中辍者二十余年。兹复理旧业，苟岁月有待，当有所就。且微此无以发吾胸中之奇，岂与俗史争短长乎！”余默尔无辨。后每过其寓斋，必以所绘数纸见示，于诸名家无所不临。其笔势超拔，皴法布置，駉駉入古。间作枯木竹石，极为疏逸。盖君素工书，尤擅篆籀，以篆籀之笔为画，其苍润迥异恒蹊。余又戏谓君曰：“此乃文士遣兴之作，非山水宗工，可与吴恣斋相伯仲乎？”君曰：“余之造诣，奚止于此！”然则君子于绘事之孟晋，殆未可以测其所至也。

跋

此本师海城于省吾（思泊）先生所撰，虽未署年月，然观其内容，当作于建国前后。原系过抄誊清本，容希白先生旧藏，今藏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。其上有希白先生所作改动两处：一“并世无出其右者”，“无”改“罕”；一“余幼从舅氏邓尔疋学绘事”，改作“余幼学绘事于从叔祖椿”。明年为希白先生百又二十岁冥寿，特检出重加标点印行，以资纪念。吾人亦可由此窥见前辈大师学术生涯以外之“艺术人生”。承《容庚传》作者夏和顺先生远道影印惠示，谨志谢忱。

后学吴振武谨跋于长春

2013年12月4日

百之千之 去愚去诬

——读《容庚学术著作全集》感言

曾宪通

由莞城图书馆编,作为东莞历代著作丛书的《容庚学术著作全集》,已于201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。这套《全集》共收容庚先生的专著二十五种,其中有文字类著作八种,金石类著作十一种,书画丛帖类著作五种,以及论文集一种。这些专著充分展现了容庚先生博大精深的治学领域,即以金文为中心的古文字学,以青铜器为重点的考古学,和以丛帖目与书画录为特色的目录学,均为我国相关学科的奠基之作,在学术界具有深远的影响。

20年前,在容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会上,本人曾经就容先生治学的方法和途径加以归纳,指出“以目录为治学之阶梯”,“以原始材料为治学之根本”,“以考据为治学之手段”和“以善通变为治学之目标”四项,是容庚先生治学的四大特色。现在,《容庚学术著作全集》出版了,它再次具体而生动地证明,容先生的这些治学特色,既是先生自己学术实践的经验总结,也是为先生大量学术成果所证明了的一条成功之路,它对于从事相关学科的专业工作者来说,无疑是可以终身受益的。

然而容庚先生的《学术著作全集》在为学、为师和为人方面,更加具有普世的价值。先生经常向学生强调的是见于《礼记·中庸》中的一段话:“人一能之己百之,人十能之己千之。果能此道,虽愚必明,虽柔必强。”这里的“百之、千之”,意思是说:别人一次就能做到的事,自己要做它一百次;别人十次就能做到的事,自己要做它一千次。果真能够做到,那么,愚蠢者一定会变得聪明,柔弱者也一定会强大起来。容先生自己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:他每天黎明即起,必伏案读书写作数小时,即便是“文革”期间身处逆境,也莫不如是。容庚先生这上千万字的著作,就是这样“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,而每一个字也都是一笔一笔写成的”(1978年容庚先生将《丛帖目》手稿交给中华书局香港分局的李祖先生时说的话)。正是先生这种“百之、千之”坚毅不拔、锲而不舍的精神,才成就他从一个中学生到大学者的“质”的飞跃。

容庚先生经常强调的另一段话,是见于《韩非子·显学》的名句,容先生在他的成名之作

《金文编》序的结尾中着重指出：“吾闻之《韩非子》曰，‘无参验而必之者，愚也；弗能必而据之者，诬也。’著录彝器，审释文字，余惟愚且诬是惧。读是书者，希纠正焉。”在这段文字里，容先生引用《韩非子》的话来解释什么叫“愚”？什么叫“诬”？先生认为在治学的问题上，凡是未经过验证就加以肯定的做法是愚蠢的；无法加以肯定便把它作为论证的依据则是欺诈。容先生进一步联系自己的工作强调指出，“著录彝器，审释文字”，自己最惧怕的就是这种既“愚蠢”又“欺诈”的行为。所以，他希望读《金文编》的学人，能够本着这种精神来加以纠正。对这句话的正面理解，就是先生所著录的青铜彝器和所考释的古代文字，都是经过严格的“去愚、去诬”的。由此可见，“去愚、去诬”正是容庚先生治学严谨和注重实证精神的具体体现。杨树达先生在《颂斋述林·序》中也盛赞先生：“立言矜慎不苟，于其所未达，丘盖不言。凡缪悠之谈，怪奇之说，于君所著书中穷搜力索，决无由得其踪影。其示从学者之言曰：‘古文字之学，纂录其文，考释其义，而参证于经史，乃为尽之。’”值得指出的是，容庚先生这种为学的态度，也同他为人的态度互相吻合和互为表里，可以这么说，“去愚、去诬”就是容先生在学术上的高风亮节。本人深信，凡是读过《容庚学术著作全集》的人，一定会亲身体会到先生这种严谨、正直的精神，也完全贯穿于这部皇皇巨著的字里行间，这也正是我们必须从中学习和认真吸取的精华所在。

容庚先生在《金石书录目》中引宋代郑樵《通志·校讎略》的话说：“学之不专者，为书之不明也；书之不明者，为类例之不分也。有专门之书，则有专门之学，有专门之学，则有世守之能。人守其学，学守其书，书守其类；人有存没而学不息，世有变故而书不亡。”容庚先生毕生献身于教育和学术事业，既著专门之书，又传专门之学，更献专门之藏，造就专门之才。使“人有存没而学不息，世有变故而书不亡”。这就是先生对我国教育和学术事业的不朽贡献。

论容庚精神

——为纪念容庚师一百二十周年诞辰而作

陈炜湛

也许有读者一看题目,便要责难:弟子直书恩师名讳且论其精神,可乎?大不敬也。

也许有读者看到这题目,便要质疑:容庚有何“精神”可论?若每个学者都冠以某某精神,岂不“精神”满天飞?

也许有读者看了这题目,便要摇头:弟子论师多谏,不能公允,即使公允无谏,又有何意义?于世何益?

炜湛愿先行作答。一、古有临文不讳之例,直书恩师名讳,只为行文方便且求一致,不得已耳,非敢有丝毫不敬也。相信恩师在天之灵亦必予恕宥。二、并非每个学者皆有值得后辈敬仰而阐述的“精神”,而容庚之有别于其前辈同侪,足令后辈敬仰有加者,固因其著述宏富,更缘于其独特之精神。举例而言,为一部著作前后倾注六十余年心血以期完善,而将历年积累之百余万言手稿视为“只是玩玩而已,不能算数”之作,除容庚外,并世尚有何人?此即容庚精神!“容庚精神”之外,当然还可有其他学者之与众不同而有益于世的精神,诸种精神固可并存而共耀于世,然决无“满天飞”之虞也。三、弟子论师,必有谏词乎?非也。鲁迅论章太炎便是一证。在古文字学界,近者如姚孝遂之论于省吾,黄德宽等之论姚孝遂,张永山之论张政烺,裘锡圭之论胡厚宣,吾见其真情实感也,谏词则未之见也。且弟子之谏师,犹臣工之谏君,各有所图,当在生前,不在身后。今炜湛之敢论容庚精神,实缘近年目睹学界诸多怪象,深感若容庚在,必直斥其非,或笑而齿冷。当今学界(古文字学),亟需弘扬正气,激励后进,祛除浮躁,容庚精神实乃一剂良药。弘扬容庚精神,有利于学术,亦即有益于世。

炜湛之所谓容庚精神,乃指作为学者的容庚精神。其中有些是与其同时代的一些学者所共有的,如爱国、刻苦、真诚,而容庚又有其特殊性;有些则是唯独容庚具有而鲜见其匹者。终身治学坚韧不拔,诚信无城府,自信自持不自伐乃其核心。约而言之,当有七端,请依次述之。

一、真诚爱国,不论顺逆,虽九死而无悔

容庚的爱国热诚、刻苦治学,是举世公认、不容置疑的。曾宪通、张振林、陈初生等均有

文述说。最难能可贵、令人肃然起敬者，在于容庚之爱国情怀，熔铸于学术，而且不论处境之顺逆。旧中国积贫积弱，饱受列强欺凌，珍贵文物若商周青铜器为人巧取豪夺，流失海外。容庚痛心疾首，发愤而著《海外吉金图录》，首录流落日本之重要器物以昭告世人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立即停止寄予旅居日本之郭沫若一切新发现的古文字古器物资料，以免落入敌手，并敦促郭氏早日归国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政治运动不断，容庚亦屡直言贾“祸”，不免时处逆境，但爱国之情不变，依然潜心学术，为国家的文化教育事业努力工作，绝无消沉怠惰之日。一旦受命为国效力，即欣然而往，功成而归。“文革”期间备受冲击而不废著述。境外某大学闻其处境艰辛，曾派员登门敦请，并许以高位厚酬。容庚不为所动，当即谢绝，并表示境况虽差亦不可去国他往。可谓处逆境而不改初衷。容庚素来直言无忌，至老不渝。“文革”后期，炜湛尝闻夫子言曰：“共产党比国民党好，新中国比旧中国好，建国以来成就巨大，有目共睹，谁都知道。但十亿人口个个唱赞歌，没有人出来说话，也未必是好事。”所谓“说话”，当指批评进谏。事实证明，容庚当年“说”的“话”，有不少是正确的。特别是那些惊世骇俗令人捏把汗的话，生前遭批判的话，现在看来却是很了不起的。如反右派时说中山大学中文系几位教授被划为右派是“冤枉的”，“他们不是右派”；“文革”之初说批海瑞罢官、批“三家村”等“有点像兴文字狱”；“评法批儒”期间说“批孔无必要”，“批许（慎）更无必要”。爱国直言之容庚，实乃共和国之谏臣，共产党之诤友，不可多得者也。

二、刻苦治学，锲而不舍，无论顺逆，至老弥笃

容庚著述一生，论作宏富，世所公认。他少时即“有饭蔬衣練穹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”，毕生坚持，矢志不移。最令人钦敬者，早年（1922）挟《金文编》稿本谒罗振玉时，罗氏即予认可并促其印行，容庚却觉得所见未广，尚须增益删改，并不急于面世求名。他尽观罗氏所藏金文资料，潜心研究，精心编撰，三年后（1925）才影印行世。嗣后复从事秦汉金文之搜集研究，先后成《秦汉金文录》《金文续编》，并继续搜集商周金文，于1939年出版《金文编》第二版；又越二十年，于1959年出版第三版；嗣后复继续修订、增补，“文革”之中，身处逆境仍孜孜于此，并毅然决定出版第四版，为此殚精竭虑，直至因病卧床不起（1982）。其晚年伏案增补修订情景，至今尚历历在目。汉有许慎作《说文解字》倾注毕生精力，后人言许慎但知其有《说文》而不论其他；清有段玉裁作《说文解字注》，亦倾注毕生精力，后人言段氏但知其有《说文注》而不及其他；今有容庚作《金文编》，亦倾注毕生精力，若干年后，学人言容庚，大概也但知其有《金文编》而不论其他吧。一部《金文编》，集中体现了容庚治学精神。

三、鉴古知今，与时俱进，支持文字改革，身体力行，始终如一

研究古文字，关注今文字，这也是容庚有别于同时代古文字学家的精神之一。上世纪30年

代,基于对秦汉金文的研究,基于对汉字发展规律的认识,容庚明确指出“观于秦汉简字的流行,益坚吾改革字体之信矣”,并断言“推阐文字变迁之迹,逆睹简笔字终当大行于世”。他还自编《简体字典》,于燕京大学试用后正式出版,这是容庚对文字改革的切实支持。难能可贵者,此后数十年容庚著书立说,都尽量使用简体字(有些是自创的),《金文编》第三版便是最好的证明。容庚支持文字改革的精神也是至老不变的。新中国成立后,他出席过全国文字改革会议,也曾著文批驳攻击文字改革的言论。《汉语拼音方案》《简化字总表》公布并实行后,有海外热心人士犹另起炉灶,另造新方案,来穗请容庚“审阅”,希予题词支持,容庚婉拒之,未著一字。

四、尊敬前辈,感恩终生,无论顺逆

容庚从一名中学生一跃而为知名学者,大学教授,除本人努力外,实缘于母亲教育,舅父邓尔雅指导,前辈学者罗振玉提携。容庚尝著文自述如何受母教而成人,如何从舅攻印治学而立志,又如何得罗振玉激赏提携而成名,尊敬感激之情溢乎言表。对于邓、罗二人,可谓感恩终生,没齿不忘。1954年邓尔雅逝世后,容庚复尽力搜集其遗著,编为《绿绮园诗集》行世,容庚与相关亲戚信札往来,反复商讨,可谓殚精竭虑,读来令人感动。对于罗振玉,容庚更有一种特别深厚的感情。罗之于容,并无师生之名,却有师生之实,其情谊亦逾乎一般师生。而且,容之尊罗,不仅在罗声名显赫之时,亦在其任职伪满、被人斥为汉奸之后;不仅在其生前,亦在其歿后。南归后于1947年所刊《甲骨学概况》依然列举罗氏对甲骨学的重要贡献。直至耄耋之年,仍念念不忘罗氏之恩,常言“没有罗振玉,就没有我今日之容庚”。

五、竭诚待人,不论长幼,但言信义,毫无城府

容庚一生待人以诚信,学界有定评。他与“未知友”郭沫若的文字之交,已广为人知,有曾宪通编注之《郭沫若书简——致容庚》一书在,毋庸赘言。编著《殷契卜辞》时,令瞿润缙参与考释,又请董作宾、唐兰、商承祚校阅,三家意见录入考释,分别标明“董作宾曰、唐兰曰、商承祚曰”,充分尊重友人见解。修订《金文编》,广引通人之说,即使是学生之说亦必标举其名,决不掠美而“没收”之。现翻开《金文编》,首页“元”下便引有高景成之说。高景成乃当年容庚在燕京大学任教时的学生,事隔数十年,1986年12月在北京西山举行的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上,与炜湛谈及此事仍激动不已,说他的姓名也藉《金文编》而传诸久远了。

对于后辈、学生以及慕名求教者,容庚是有教无类,同样是竭诚相待,绝无城府。对于登门问字质疑者、求字者、借书者,容庚几乎是有问必答,有求必应,均给予充分的信任。《金文编》原稿本可以借给人拿去阅读研究,不怕人家不归还;正在修订中的《金文编》第三版批校本也可借予友人参考,且允许照相、引用,这在他人是难以想象的,但容庚却无任何顾忌。他对学界友人,无论长幼,均信而不疑。值得顺便一提的是,他竟然把准备再版用的《殷周青铜器通论》亲笔批校